

# 滿好



廿四節氣 李丹崖

轉眼已是小滿節氣。小滿，小滿，小而盈滿，原本說的是麥子等植物，用來形容人生，似乎也大有神似。心裏念叨着「小滿」，轉瞬想起一個詞，滿好。

給人倒酒，要滿，代表心誠。故鄉人喜言：酒滿敬人，茶滿欺人。酒滿了，端起來，一飲而盡，哪怕是指尖漏了一些，沾染些酒氣，儀式感十足，酣暢淋漓，飲畢，指間仍有酒香，茶若是倒滿了，端起來就燙手，顯然陷別人於尷尬境地，若端茶的是尊者，就更不對頭了。

我有個習慣，買再貴的茶，哪怕茶的品質再好，再昂貴，尤喜開盒開罐是滿的，感覺很滿足，滿足滿足，滿了再覺得給得足，不滿，顯然是不足。古人造字也很有意思。不滿的茶葉罐，哪怕是斤兩絲毫不缺，仍覺得有上當受騙的嫌疑。

吃椒鹽花生米，我最喜買故鄉道德中宮旁邊的那家路邊

攤，味道上都相差無幾，一口咬下去，都一樣的滿嘴香，為什麼偏要繞路去光顧這家。因為這家沒有秕的花生米，全部顆粒飽滿，吃起來，果實在口腔中轟然炸開

的滿足感，令人愉悅。這個節氣走在鄉間，小麥的籽粒飽滿。若放在昔年，小夥伴們一定會掐下許多麥頭，揉碎了，手工給麥子脫殼，只留下鼓鼓的麥粒，青碧色，置於透明的酒瓶子裏，兌入涼水，再放一些糖精，用軟膠管來飲，那滋味，在那個年代，簡直幸福到讓人靈魂出竅。

現如今，我們已再不必喝糖精水，亦不必吃麥粒，每每想起那些滋味，舌尖上仍有鄉野的氣息，似經年的麥田之風掠過。零食眾多的今日，我們卻忘了該如何抉擇，反倒覺得這也不好，那也不好。越來越不滿足了。

小滿時節，想起這些，略記之。



柏林漫言 余逾

慢慢地，身邊開始有朋友或者朋友的家人接種了新冠疫苗。

大約一兩個月前，好友賈斯密一直處於焦慮之中。最開始是因為她八十多歲的公公所在的養老院一直沒安排打疫苗，幾周前總算打上了，她又開始着急七十多歲的婆婆什麼時候才能約上疫苗第一針。她嘴裏時常嘮叨的就是兩個字「真慢！真慢！」

總算，前不久她發來好消息，說她的公公已經完成第二針，婆婆也打好第一針疫苗了。隔着屏幕我也感覺到她是真的鬆了一口氣。

陸陸續續，還有幾位德國朋友家裏的老人都完成了第一針疫苗，大多接種的是阿斯利康新冠疫苗，除了輕微的胳膊酸痛，他們都沒有太強烈的不良反應。老人們很高興，心裏也踏實了，而且打了疫苗意味着他們的安全活動範圍立刻變大許多。

雖然德國新冠疫苗接種進度最近快了很多，但是依然因為缺貨和操作人手不足的原因沒有辦法完全開放給所有民眾預約。有優先權的人群按照優次序分了第一第二和第三

組。老年人、特殊公共服務行業、有基礎病的人和一些特殊情况，都被列為了優先組。

唯一例外，開放給所有公眾的是阿斯利康疫苗。因為懷疑有血栓風險，德國衛生部建議六十歲以下的人群要經過醫生諮詢以後再決定是否接種。所以阿斯利康的疫苗存貨也相對充足，在德國的很多地方都能夠很快接種到。

大部分不在優先組的人並不願意冒這個風險去打阿斯利康。然而，朋友朱麗葉跟我說，她先生去打了這款疫苗。她先生知道朱麗葉有哮喘，如果感染新冠是很危險的。他又需要每天去上班接觸外面的人，如果他感染了便會把風險帶給太太。阿斯利康的血栓不良反應主要是發生在女性身上，所以他更不放心讓太太去接種。於是，這位德國工程師請了半天假，自己去打了疫苗。

回家後這位身體健康平時也一直保持健身的男人開始發燒，攝氏三十九點五度燒了一整晚，第二天才退燒。他還跟太太開玩笑說，反應大說明抗體生成得多。朱麗葉又感動又心疼，去超市買了不少好吃的，晚上煮了滿滿一桌菜。後來她跟我說，看來這款疫苗不良反應先是發燒，然後可能是食量大增。

# 接種了疫苗的人

三組。老年人、特殊公共服務行業、有基礎病的人和一些特殊情况，都被列為了優先組。

唯一例外，開放給所有公眾的是阿斯利康疫苗。因為懷疑有血栓風險，德國衛生部建議六十歲以下的人群要經過醫生諮詢以後再決定是否接種。所以阿斯利康的疫苗存貨也相對充足，在德國的很多地方都能夠很快接種到。

大部分不在優先組的人並不願意冒這個風險去打阿斯利康。然而，朋友朱麗葉跟我說，她先生去打了這款疫苗。她先生知道朱麗葉有哮喘，如果感染新冠是很危險的。他又需要每天去上班接觸外面的人，如果他感染了便會把風險帶給太太。阿斯利康的血栓不良反應主要是發生在女性身上，所以他更不放心讓太太去接種。於是，這位德國工程師請了半天假，自己去打了疫苗。

回家後這位身體健康平時也一直保持健身的男人開始發燒，攝氏三十九點五度燒了一整晚，第二天才退燒。他還跟太太開玩笑說，反應大說明抗體生成得多。朱麗葉又感動又心疼，去超市買了不少好吃的，晚上煮了滿滿一桌菜。後來她跟我說，看來這款疫苗不良反應先是發燒，然後可能是食量大增。



▲德國柏林的一處疫苗接種中心。作者供圖

為太太打疫苗的不止他一位，我還認識兩位準爸爸也打了疫苗。孕婦可以指定兩位親密接觸的人成為優先組提前接種，他們便可以打輝瑞新冠疫苗。兩位準爸爸一位是九〇後年輕小伙子，接種疫苗後在家裏躺了一天一夜，據說把所有的輕微不良反應，發燒、身體酸痛、嗜睡，都體驗了一遍；另一位四十來歲，卻一點反應都沒有。

預約疫苗接種，如何申請到優先組證明，網站上刷疫苗「搶漏」，以及疫苗接種後的不適反應……都成了德國人最近茶餘飯後最熱門的話題。

隨着疫苗越打越多，人們彷彿已經看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尾聲，就像是看到了黑暗隧道裏最盡頭的光。



小滿是夏天的第二個節氣。資料圖片

# 文旅融合

星期一，我讀《大公報》聞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倡設文化局。

其實，國家文化部與國家旅遊局已經合併，上海與中央接棒，成立文旅局。香港有沒可能也將旅發局與藝發局合併起來？

香港貿易發展局曾由羅康瑞掌門過，新近林建岳繼續連任。據我從事與內地文化交流工作多年經驗，不少內地機構對這些「發展局」並不了解，誤以為它們是政府部門，實際上是「半官方」的，掌門的主席無俸祿，工作人員有報酬，實質算是政府的外包機構吧。以貿發局來說，開始時主要為中小企業服務，裏面擁有豐富的資料庫，後來成功舉辦過不少會展活動。

再說香港藝術發展局，除了九個主要演藝團體由政府撥款資助，其他的個人及小藝團要出書或演出之類可向藝發局申請資助，經若干審核可能得



如是我見 姚榮銓

經費贊助。上海曾學習香港的經驗來處理文化發展基金，也從香港藝術節取經，採用公司模式運營上海國際藝術節中心。

筆者之前讀到一篇介紹上海原副市長劉振元當時主管文化的文章。他了解到香

港「四大天王」如何蜚聲歌壇，如法炮製，着力組織歌迷會，打好群眾基礎，還號召上海報刊電台電視台，像香港那樣重視媒體傳播來緊密推介宣傳。

在《大公報》百歲報慶時，上海宣傳部門組織代表團來祝賀，他們從陳達文先生口中獲悉，一家航空公司贊助香港藝術節以促進香港旅遊，文化也是旅遊的資源。因此得到啟迪，上海從二〇〇二年開始，每年着力宣傳上海藝術和旅遊兩節。

以文促旅，文旅融合。或許滬港兩地是時候開啟文旅的全方位合作。

# 感情的色彩和溫度



客居人語 姚船

有歌哀怨訴說：「問世間，情為何物？」

情，確是看不見、摸不着的東西，但它卻無時無刻不在你腦海和心坎徘徊，頻頻在人與人之間纏綿。最常見的情懷離不開愛情、親情和友情。

愛情可說是最浪漫、最五彩繽紛的感情，像五月的花，美麗、鮮艷，令人追求嚮往。但它有時也會像明日黃花，很快凋謝，零落成泥。真正純真恆久的愛情，叫人羨慕敬佩。

前段時間看到一段視頻，一位到了如花年齡的姑娘，不幸被診斷出患了俗稱「企鵝病」的不治之症，走路不穩，發展至下肢癱瘓，小腦萎縮，不能言語。其父已在車禍中喪生，更不幸的是她母親也因病去世，交往七年的男友一下子不見蹤影。

# 人與事

海龍



轉眼間，著名作家董鼎山去世快六年了，他在辭世前最後的日子仍然寫稿和發稿於《大公報》。他與《大公報》有着幾十年的情誼。在他晚年，我採訪並撰寫《董鼎山口述歷史》時他常跟我談起他的

「大公報情結」。

董鼎山告訴我，青澀少年時，徐鑄成是他心目中的新聞界英雄，而《大公報》就成了他的崇拜對象。他一九四五年滬江大學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在《申報》，但他嚮往的卻是《大公報》。他非常敬佩范長江在《大公報》上的系列報道；當然，他也很喜歡蕭乾歐洲採訪的戰地新聞。他跟蕭乾等也都成了好友，這是後話。

據董鼎山說，他這種「大公報情結」直到一九七九年後才得以接續前緣。這緣於他作為第一批訪問中國的美籍華人回美後，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介紹返國見聞被中國《參考消息》翻譯刊載。敏感的編輯旋即通過他弟弟董樂山聯繫他給《大公報》撰稿。《大公報》刊登董鼎山文章後，一下子由此銜接上了董鼎山在香港和歐美幾十年未見的新聞界舊友，使他非常興奮。自此，他給《大公報》撰文一發而不可收，延續了他的後半生。

那些年，董鼎山在內地知識界和學界廣為人知。他打開了一扇西風窗，在改革開放大門閃開一條縫時向內地介紹歐美的文化、文藝和社會政治輿情，幾乎啟蒙了一代人。當年內地跟歐美隔絕了近三十年，百姓對西方的知識近乎是零。記得費孝通最早訪美回國後寫篇介紹美國超市的短文引起了轟動，因為那時候內地尚沒有一家超市——讀者對這種全新的事物幾乎沒有概念也不能想像。

當然，那時香港讀者對這些西方事物早已是「老神在在」不太稀罕了。但董鼎山深知如何因應不同讀者需求，他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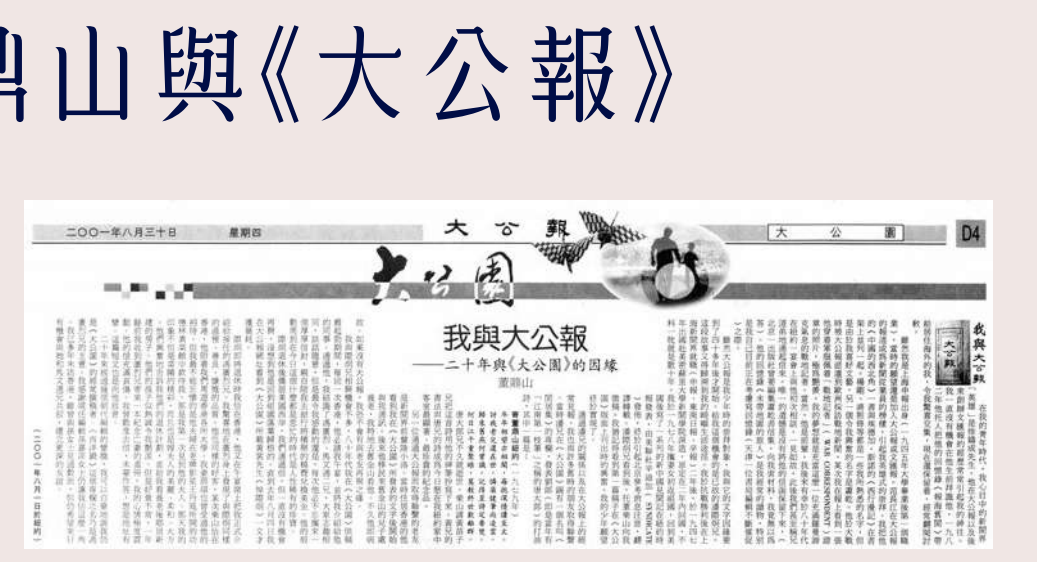
放矢地向《大公報》讀者提供不同的訊息和精神食糧。而這些，有的又通過《參考消息》返刊內地，使讀者受到了更多的精神洗禮。由此，《大公報》又起到了良好的槓桿作用。

那時節，董鼎山給內地多家報刊包括《讀書》寫專欄，不止介紹美國風土民情，也介紹西方文藝和思想、科技浪潮等。當年的他風頭一時兩無，著名作家茅蒙、劉心武、張潔、莫言，電影導演謝晉、張藝謀等到紐約都要向老爺子拜山門敘碼頭。靠着《大公報》他也結交了一些港台和海外讀者。每當跟我回憶起這些往事，滿屋子裏都響起董鼎山爽朗的大笑聲。

當然，人紅是非多。記得當年他文章滿天飛、時人爭說董鼎山時錢鍾書說董鼎山的文章不是做學問而只是「報道」。弟弟董樂山聞之轉告他，沒想到董鼎山卻對此大度一笑：「我本來不是做學問，我就是一個新聞工作者。」他早年在上海灘做新聞、寫小說紅極一時，後來他到美國讀新聞，他在美國也做過報刊；雖然後來在高校工作，但他最留戀的職業仍然是新聞業。

做口述歷史時，我讓他對自己的一生作個總結，他說他心儀的定位是最願意被人稱作新聞人。其實他一生真正從事新聞工作的時光不足十年。可他終生為報紙寫稿。就因為他是一個自覺的新聞工作者，他一生不忘使命，始終為《大公報》寫稿。

董鼎山晚年一直是《大公報》「大公園」的特約撰稿人。不僅寫散文隨筆，



▲二〇〇一年八月三十日，董鼎山在「大公園」刊登文章《我與大公報》。大公報資料圖片

寫書評和時事評論，董鼎山也喜歡介紹歐美文壇情況和時尚等。他的文章往往言之有物有感而發，其文筆老而彌健，對美國的社會評論一針見血，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政治見解。

二〇一五年，他相濡以沫幾十年的愛妻先他而逝，此事對他打擊異常沉重。他向相熟的《大公報》編輯寫了「封筆」宣言向讀者告別。他的「告別文」已經在紐約報紙上發表，可是「大公園」編輯卻「扣發」了此文並寫信安慰他向他繼續約稿。痛定思痛，董鼎山告訴我，是《大公報》編輯們這些悉心勉勵鼓舞了他。不久，董鼎山又開始繼續寫稿，一直持續到他生命結束前夕；他記着《大公報》的這些情義。

董鼎山一生珍惜友情，而朋友們溫情的關愛和他對報紙及新聞事業的念想又支撐他延續了相當一段時間的生命之旅。這種情懷是彌足珍貴的。謹以此短文憶念他跟《大公報》的交往和這段情誼。

提到親情，人們最先想到的是母愛。毫無疑問，母愛是世界上最熱度、最無私的感情，她溫暖着一代又一代少年兒童的心。就是孩子長大了，仍繼續關懷備至。記得武漢爆發初期，突如其來的病毒肆虐，讓當地醫療系統一下子不堪負荷，醫護人手嚴重不足。據報道，一位九十歲的年邁母親，不顧自身安危，主動留在病房照顧受感染的兒子。她說，我這麼大年紀了，怕什麼死！在她眼中，不管什麼時候，兒子的生命比自己還重要。這位老母親的行動，是對人世間親情最好的詮釋，閃亮着母愛熾熱的光輝。

親情不分貧富，也不分大小。可惜現在有些年輕人，對親情的演繹片面化了，感情向下不向上，對自己的孩子懂得百般呵護，而對養育了自己的父母卻若有若無，甚至認為是累贅。直至以後有所感悟，但「子

欲養，親已逝」，空得一番慨嘆。

至於友情，它不像愛情五彩繽紛，也不若親情有血緣關係，而是靠時間積累，在生活中提煉而來。俗語說「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正是道出箇中原因。不少人都能有這樣的體會，青蔥少年時期的友情最純真，持續最久，甚至到耄耋之年仍留在記憶中。這是因為，那時的友誼像一泓清泉，汨汨而流，沒有受到任何污染。而進入社會後，銅臭的氣味已開始侵蝕人的靈魂，人與人的交往變得功利起來，真正無私的友情成了鳳毛麟角。怪不得人們常慨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每個人都渴望同時擁有愛情、親情和友情，而這，必定要從自己做起。當你能堅守愛情、牢記親情、珍惜友情，才能收穫豐盛的感情。

每個人都渴望同時擁有愛情、親情和友情，而這，必定要從自己做起。當你能堅守愛情、牢記親情、珍惜友情，才能收穫豐盛的感情。